



陈巨来丈为人刻印，受印人辑之为谱，好像只有《壶斋藏印》一部而已。从陈蒙安序和巨丈的跋来看，这位壶斋杨庆簪和巨来宗丈的关系也不是仅为一般而已。不过，杨氏是何许人，我始终也没有问过巨丈。

大约十七八年前，在巨鹿路陕西南路口出现过一家拍卖公司。这家公司很有趣，请了一位老先生做顾问。这位老先生更有趣，什么东西经他一看都是的真的真的。一张十分离谱的齐白石画作，别人都说是假的，老先生说，上面不是清清楚楚写着齐白石吗？不是齐白石难道还会是别人吗？这家公司当然开不长久。不过我倒在那里买到过几件小东西。

二方小象牙，巨来宗丈篆刻的“庆簪”和“杨庆簪印”，都是《壶斋藏印》中物。三千元和三千五百元，当时也不算便宜，但真的“的真的真”，且相当精彩。另有一方齐白石的“杨庆簪印”（附图），将军洞白芙蓉，旧钮首，包浆也好。稍贵了一点，好像是一万五千元。

齐白石的刻印，我一向佩服，在吴让之、赵执叔、钱叔盖、吴昌石、黄牧父晚清五大家外别开蹊径。中年以后，以单刀横行燕京，其作章法奇特，线条奇崛，趣味奇佳。北地无人可以匹敌。

想起了一件旧事，那是白杨阿姨告诉我的。一九四九年时，她去北京参加会议，曾去拜谒齐白石老人。那天她在路过的琉璃厂买了一方印石，想请齐老刻印。不料老人家兴致大好，取出一把尺多长的刻刀，木头的刀柄抵在胸口，左手执石，以桌沿为依托，呼呼轧轧，当场演奏。顷刻间“君超白杨”四字便已完成。铃出一看，红红白白煞是动人。白杨夫妇拍手叫好。老人家又取出一柄小刀，在印侧落款，刻了“白白刻”。明显是笔误，把“白石”刻成了“白白”。陪去的朋友悄悄说，请老人家改一下吧。白杨夫妇急忙摇头阻止了。他们觉得老人家已经很累，不好意思再麻烦之。回到上海后，虽然经常拿出给朋友门摩挲欣赏，但多为银暮人物，谁也不想得要铃出看看，阿姨家也没有那么大缸的印泥。转眼到了“文革”，山雨欲来，风势吓人。白杨阿姨和蒋君超丈把这方喜欢之物交给电影厂的一位老工人藏匿。待到雨过天青，大家都还活着，赶紧问老工人此物安在否。第二天，老工人把这方齐白石印谱里都未入载的妙品交还了阿姨，抖抖索索地说，老伴怕事，把你们的名字磨掉了……

有时，我们去看风景，不是为了看“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因为盛名在耳，“惟恐错过”。年少时，随着汹涌的人潮去爬一座久负盛名的高山。山势巍峨，但和家乡那些人云的山峰相比并无太大区别。山和山，总是相似的。“会心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赊”，那一份契合的心意，需要慢慢寻找，也许寻得到，也许寻不到，寻找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份富饶的收获。

然而，那座山仍告诉我一个道理：虽然结果并没有如何震撼，却还是有幸未曾错过，只有去过，才有资格感叹，“原来如此。”

事实证明，每次过中国节，德国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上一次是春节。除夕旅馆封门。年初一晚上，从美国茨到曼海姆的火车不多不少晚点了二十分钟，而从曼海姆去卡尔斯鲁厄的火车却准点发车，在我的火车到达曼海姆前三分钟刚开走——德国人就是这么守时的！等我辗转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宿舍时，已经是年初二了。

这一次是元宵。我下午四点三刻在爱森纳赫上了本应两点三刻出发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只见德国人在车厢里排起了长龙，不免吃了一惊。一打听，才知法兰克福无端刮起暴

唉，此石至今仍在人间，“白白刻”，一语成讖。白石翁有先知之明耶！

故事很有趣，丢开情节，光看白石老人的运刀之法，就够惊天动地的。这算是肩力，还是胸力、肚力？搞不明白。反正现在的摹仿者，光用腕力，当然不足以望其项背。

白石老人是天才型的大印家，一般的套路，什么对角呼应呀，密不容针疏可走马呀，早已烂熟胸中。就以这方“杨庆簪印”而言，看似漫不经心，随意为之。仔细一推敲，在在都在法度之中。化刻意为无意，大境界。按理说，白石老人没读过多少书，起步也晚，但悟性这么高，成就如此辉煌，这就是天才。

评论白石老人篆刻的文章汗牛充栋，什么“显示了心灵的大开合”；什么“篆刻构思立意和章法布局的美，显得醇厚老辣，蕴含高古奇崛意象，篆刻中疏密聚散、虚实黑白、巧拙欹正、开合变化的布局意趣，是他诗情书境画意学养的深厚内功在篆刻构思立意取象抒情的章法中的创新运用，也是他运筹帷幄、意匠经营的化机表现”。天哪，不知是哪位大评论家写的，抄得我头都晕了。其实，简单地说，齐山人的篆刻就像是一个快人快语，直爽朴素的老汉，痛痛快快，不骗人。

看“杨庆簪印”，多痛快。那些斜笔的处理，看似随意，却大有匠心。东斜西歪，归于安定。这就是手段，这就是本事。学齐白石的如过江之鲫，不知道有没有人学得皮毛？

此印刻于一九三九年，岁次乙卯，时民国二十八年。齐白石在京华。为避日伪人员纠缠，在大门口贴了“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的告白。那年齐翁七十七岁，但自称七十九岁。盖二年前，听从了算命先生言，为避命中七十六之厄，七十五岁时便自称七十又七。旧时代的古板人物，有时也很天真。

“杨庆簪”的“簪”，其本字是“先”，按理说应该刻作“先”。但姓名印，约定俗成，一般都取现在写法造一篆字。所以白石老人在印侧刻了“先字从俗”，以说明之。

知道杨氏是何许人，缘于一本《民国第一家》的书。友人介绍说书中写到了蓝妮。而蓝妮当时正在为玫瑰别墅的居住权和有关方面交涉中。而玫瑰别墅就在我家附近，那时正有一个大明星住着。所以附近的居民都关注着。书中有蓝妮的一段记录，说孙科的秘书杨庆簪曾去找她，希望她帮忙说项，以落实政策云。而蓝妮，则是旧上海滩的大美女，孙科的夫人。

## 赠江理平先生 秦史轶

世时诡谲俗操隆，幸有正书启塞聪。  
青山独得平雅意，绿水长吟秀逸风。  
顾盼由心王氏笔，润枯着意吴门功。  
垂金卧玉葬理在，彩笔一支写江东。

## 不错过

清雪

去看风景，不是为了看“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因为盛名在耳，“惟恐错过”。年少时，随着汹涌的人潮去爬一座久负盛名的高山。山势巍峨，但和家乡那些人云的山峰相比并无太大区别。山和山，总是相似的。“会心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赊”，那一份契合的心意，需要慢慢寻找，也许寻得到，也许寻不到，寻找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份富饶的收获。

然而，那座山仍告诉我一个道理：虽然结果并没有如何震撼，却还是有幸未曾错过，只有去过，才有资格感叹，“原来如此。”

又到了走亲访友的春节期间，上海的“松糕”自然成为馈赠亲友的上品。

不少朋友惦记着我做的松糕，都说我做的松糕品质绝不亚于名牌酒楼或市郊旅游地出产的松糕，我听罢不免有点沾沾自喜，关键我做的松糕非同一般是有独门技巧，当作礼品赠送早已深得亲友喜爱。

那年春节，妻子的外甥作为毛脚女婿第一次到南京上门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就带上我做的松糕作为礼品。不知情由的老人们品尝后啧啧称赞：“到底是上海老字号的，没的说！”当外甥实不相瞒说是阿拉姨夫自己做的，两位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老妇人心直口快地说：“我就是欢喜这款上海的松糕，每次到上海是必带的，你姨夫是点心师？这松糕足可与名店媲美”。外甥乐不可支。回来找我：“还有吗？”我听后并不受宠若惊，只是更加自信而已。

因为有一次朋友要为儿子择校去拜访有关老师，一时想不出送啥礼品好，正好把我送给他还舍不得吃的松糕随手拿去，没想到日后遇见这位老师，她感谢之余还念念不忘问起，“上次的松糕哪儿买的？”她说，买过多次有品牌的松糕都不如他送的口感好。

## 我做松糕多为“送糕”

侯宝良



朋友只得抱歉地回答“这松糕是人家自制的，没处买”。“咋有这本事，那老师还意犹未尽。朋友欣然告诉她：他是老上海人，传承祖辈的技艺和自己琢磨改进，形成自己的制作特色，撰文刊载过不少媒体，还被某杂志社作为“资深美食作者”邀请上著名酒家去演示呢。”

说实话，我把做松糕比作做人讲究实在与认真，食材选料上宁可多选几家商铺，选料不在于精、贵，而在适当的搭配，不符我要求的宁可不做。加工精细，操作严格按自己成熟的工序决不马虎了事，用现在的话讲，即“按科学办事”。再说我做松糕大多为馈赠，一丝不苟自然成为自觉行动，所以在制作过程中往往带进一种特有情感。

尤其在当下，舌尖上的安全不容忽视。我的产品绝对安全可靠，也是大家所欣赏和放心的。喜逢佳节国人崇尚口彩：松糕、送糕的谐音不就是送人高兴嘛，每当受到品尝者赞誉时真比自己吃了还高兴呢！说来也真的，自己做糕、送糕是种比较实惠的表达心意，没人觉得忐忑，都乐意笑纳。特别在文友圈内我在送糕的同时还不忘搭上几个糯米团子，寓意“团结、写稿”，岂不更赋有雅趣呢。

## 诗中元宵

孙继兰

才子唐寅的《元宵》中有“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将元宵观灯的习俗摆到至关重要的位置。“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这首《上元夜》写出了元宵节人们通宵达旦观看花灯的情形。

“袞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诗人元好问的《京都元夕》与唐人张祜的“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描绘了京城元宵夜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的景象。家家户户灯火辉煌，人们载歌载舞，大街小巷游人如织。

我最喜爱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也正因这阕词让我知道了元宵节也是情人节。在古代，元宵夜游玩观灯是青年男女交谊相会的好时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欧阳修的《生查子》，令人愁肠百结，思念苦闷。丘逢甲的“三年此夕无月光，明月多应在故乡。”也十分惆怅难耐。不论什么节日，都有怀乡思人的篇章在喜庆祥和的氛围里挥一笔清冷的色调。



## 法兰克福车站的元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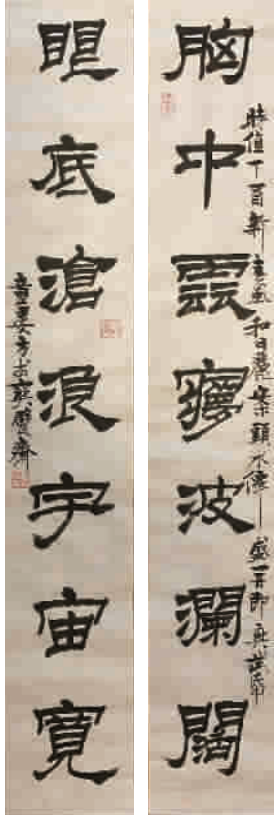
邵南

脸。再就是尼姆角斗场边的树梢上，一轮孤月伴着深夜对饮的友人。当然还有复旦燕园里的明月，当我坐在假山石上时，会拨开桐叶来照我。车站里的店铺接二连三地打烊了。站台上人越来越少。我想找个避风的处所，偶然发现一个候车室隐约开着，推门进去，大吃一惊，原来滞留车站的德国人“全伙在此”！无数个方方的小红沙发，旅客黑压压一大片。大多是在睡觉：有仰天打鼾的，有蜷成一团

为姿势太别扭。我企图说服自己，这是个很舒服的姿势，但终告徒劳。又不时听到放开水的声音，知道别人在喝茶，于是也想喝。喝了，闻了香气，愈加难以入睡。耳畔不时传来广播声，某班火车进站了，某班火车误点了。而一拨又一拨睡眠惶惶的人，拖着沉重的行李和脑袋，从候车室里消失了……我坐的那班火车照例又误点，懒洋洋地驶出了法兰克福站。

太阳从车窗里升起来。元宵过去了。我坐的那班火车照例又误点，懒洋洋地驶出了法兰克福站。

罗卡角已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请看明日本栏。



书法 童衍方

## 围炉冬话

黎武静

最动人的冬景大概是白乐天诗里的那一幕：“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暖人的色彩与情谊，盈在诗句中，如一杯醇酿，不饮自醉。那声轻轻的问语，穿越千载的时光，依然叩动心扉。

红泥小火炉和绿蚁新醅酒，这般的可爱的器皿和佳酿，我虽不曾有，却也有同样可爱的围炉时光。记忆里的小时候，冬天格外的冷，迎着凛凛北风跑回家冲进门去，第一桩事就是跑到铁筒炉子前呵手。暖得三分暖，便一鼓作气搬了椅子踢脱了鞋，穿着厚厚的袜子，高高踩在暖洋洋的炉侧铁皮上。这时若再捧上一本书，便快乐不知时日过。这炉前一隅便是一方温暖的天地，将漫漫长冬都隔在了家门外，不知今夕何夕。

围炉的冬季常有，围炉的除夕甚难得。这么多年还记得那一次除夕。那年除夕，不巧变压器恰恰坏在这一天，停电了。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没电视可看，大人们秉烛夜战麻将，我们这些小孩子，堂姐堂妹表哥表弟，难得挤在一起，又没事可做，围着炉子讲故事。一人一个故事讲得兴味盎然。夜深沉，窗帘外枝影珊珊，木叶摇动。风声里听得见雪飘的声音，那雪亮的光在窗外，正是诗品中脍炙人口的一句，“月明雪时”，如许风情，何曾或忘？

古人有《围炉诗话》，缘由无非是，那年冬，一群人热热闹闹，“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颯举，无复眈眈。”围炉共话，彻谈清宵，漫不经心地吃着零食，随心所欲地畅谈东西，这样的滋味，何其浓烈醇厚。千里之外老友在电话里殷殷相嘱，“今年春节一定回家乡，等我回来聚一聚。”嗯，一定，围炉冬话，静候佳音。

## 十日谈

行走天涯